書一　錢大昕著

與友人論師書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葢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

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

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隳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戇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

祭

與戴東原書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强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

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强也以今法
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
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
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
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刱爲
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傅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
之日班班可攷雖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
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
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

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
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
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
史之垛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眞象也約加
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
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古
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
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
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以矛陷盾
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

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回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剏撱圜之率撱圜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撱圜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蹏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

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后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眞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羲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與段若膺書

聞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繹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徧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胖爲普胜切讀閼爲戶工切鼽閒有一方尚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尚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卬吾台予之台非不可變如咍音而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怡眞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閒有歧出之音故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

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脣之聲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桓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有必不可通之韻不得以魚然之轉彭亨而通庚于豪無俚之轉無聊而通之于蕭宵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如眞與淸東與侵閒有數字相出入或出于方言或由于聲轉要皆有脈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膴膴韓詩作腜正與飴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誶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旣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

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嵬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覩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愚管之見未識有當否幸賜鑒察

與段若膺論尚書書

承示攷定尚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辯之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尚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爲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偁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沖上書進御不以爲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己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尚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厤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爲瀁冏之爲䍐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

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養水不从水水旁遂謂今文作養史記亦當作養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閒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尚書改史記必改爲漾其能改作瀁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瀁爲古文則漾必是今文漢書之養水即从古文而省水旁決非今文別作養字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幸足下之敎我也

荅孫淵如書

足下研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深造自得求之今之學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成一家言何足以謚足下乎來教謂抔即捂之省槷槸本一字又謂仿倆脺曾乃古通寫字徐鉉以脺為俗失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祊邴異文即仿倆相通之例說文引詩不敢不蹐又作趚脊束亦通寫字也足下疑迺仍息囟存才之類非諧聲以僕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同母也存取才聲息取囟聲鳳取凡聲皆聲之正轉翬从軍聲翬韗為熏也祈从

斤聲祈轉爲芹也竷即坎字坎與空相轉故贛爲竷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囪得聲說文艘叜聲而讀若窂𩋂岀聲而讀若騁鞥弇聲而讀若譍者占聲而讀若耿倗朋聲而讀若陪壔壽聲而讀若淑諽革聲而讀若戒敳豈聲而讀若豤蹁扁聲而讀若苹奚八聲而讀若　頒又讀若非古音非如悲　睼是聲而讀若瑱楈胥聲而讀若芟𨛫年聲而讀若寍蜦侖聲而讀若戾棪炎聲而讀若導三年導服導即禫之轉　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慢命即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兀聲今本無聲字元即兀之轉故髡从兀亦从元車

軏字說文作軏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攷爲敂謦爲欬启爲開㴉爲滿莫非同聲艸根爲荄木頂爲槙禾芒爲秒瓜當爲蔕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息有囟音又何疑焉但此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聞夾漈陋儒遂謂七音之學乃自西域而來此與窮子之舍衣珠而乞食無異崐山顧氏之言古音善矣而於聲音文字之本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若夫舍諧聲而言會意二徐之後流爲介甫大牽穿鑿傅會自通人觀之直可覆醬瓿耳足下既悟同母之可諧而又疑而不信仍以會意求之愚以爲聲諧而意自不悖叔重明

云諧聲則必無出於非聲者雙聲疊韻皆天籟也衺从求
而讀渠之切那从移而讀諾何切侮从每而讀文甫切倩
从青而讀倉見切毋無鄙切而蝃蝀與雨叶難那干切而
隰桑與阿叶興許應切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
兩讀者皆聲之轉三百篇之例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
言也足下以爲然乎不乎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未詳𢼸
字足下謂震𢼸即振旅之異文敬聞命矣頃見江都汪容
甫亦如足下之言即當刊正以志不忘冬寒惟自愛不宣

荅李南澗書

尊使至知年兄于六月內奉太夫人之諱悲哀切至而僕

遠在千里外無從具生芻絮酒之敬僕之抱媿甚矣來敎
欲僕爲表誌之文及讀年兄所撰行狀文筆古雅至性肫
摯流露行墨閒洵爲必傳之作昔柳州廬陵皆嘗表其先
人之墓今年兄之文自能不朽其親矣曷不仿此例爲之
若僕之文平淺恐未能傳世而有虛年兄之盛意也但交
好有年不敢固辭謹撰尊甫太翁墓表太夫人墓誌各一
道皆摭取行狀中語掠美之誚諒所不免行狀所述嘉言
懿行可采者甚多因篇幅毋取太長割愛置之然即此已
足不朽矣表誌既出一手故所載三代子姓及葬地兩篇
各有詳略意取互見未識於體製有合否也撰書人銜名

或在文之前或在文之後古人初無一定可以不拘結銜止署本官階今人多有書賜進士及第出身者似亦無妨但宋元碑刻未見恐是明人始有之惟稱呼弟姪晚侍之類起于近日最爲陋惡想好古者斷不效之耳天寒讀禮惟以道自愛不宣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某頓首總纂執事某學殖譾劣於輿地一門尤非專家志局初開未嘗與編摹之列頃以白華侍讀出差承乏攝事於全書體例既未甚諳瓜代之期亦不過數月惟是後進末學得追陪長者之步趨飫聞清論不勝幸甚受事以後

偶檢舊稿人物一門竊有貢疑敢違之左右夫輿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長是邦游釣所在俾後世聞其風者興高山景行之思至若魏晉以降士大夫以門第相尚王必太原瑯邪李則隴西趙郡謝稱陳郡裴號河東雖去其鄉國亟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志州郡者昧於疆域濫收以備鄉賢之數甚可笑也顏氏本瑯邪臨沂人顏魯公撰先廟碑稱西平靖侯含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宋書州郡志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大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

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然則延之
協晃之推諸人史書瑯邪臨沂者乃江左僑置之臨沂與
今沂州無涉矣逮之推遭亂由齊入周子孫留居關中爲
雍州萬年人之推雖嘗名其子思魯以寓故鄉之思訖未
聞還居瑯邪今沂州府人物收顏師古眞卿杲卿泉明等
實沿襲之謫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郡蘇軾而潁濱遺老又
名其集曰欒城今若以二蘇入眞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
愚意若此類者茲當博攷改正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陋
又執事於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一條疑有脫謫委令
檢照元文葢以初任之官不當言叓調意其曾歷它官故

爾愚攷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小顏注竝訓調爲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乃知古人所云調者只是試選之義略舉唐史數事證之蘇弁擢進士調奉天主簿杜正倫秀才高第調武騎尉劉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徐彥伯對策高第調永壽尉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宋務光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張柬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劉幽求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李翶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皆初任而云調與韋安石傳文不異桓彥範以門蔭調右翊衛則任子初選亦云調

也韋溪第進士復擢宏詞十年不肎調猶今人之不赴選也宋時人謂常調官好做常調猶云常選非今之所謂調也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多盜賊令薛恭職不辦粟邑縣小僻易治令尹賞久用事乃奏賞與恭換縣今時州縣繁簡對調之例葢因於此而史不云調稽之字書調亦無更換之義改調降調之名明史始有之唐以前未之有也聊舉所聞以塞下詢伏希審察

與晦之論爾雅書

得晦之書知方讀爾雅從事於訓詁及蟲魚艸木之學甚慰以喜嘗病後之儒者廢訓詁而談名理目記誦爲俗生

訶多聞爲喪志其持論甚高而實便于束書不觀游談無
根之輩有明三百年學者往往蹈此失、
聖朝文教日興好古之士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尚若崑山
顧氏吳江陳氏長洲惠氏父子婺源江氏皆精研古訓不
徒以空言說經其立論有本未嘗師心自用而亦不爲一
人一家之說所囿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未有如我
朝之盛者也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
者欲窮六經之旨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
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有圖贊
則今亦亾之尙書正義引景純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

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郎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删非完書矣釋鳥桑扈竊脂文凡再見攷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郎如所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若冬扈竊黃之下果有桑扈竊脂句則景純注明云諸扈皆因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之爲淺白義已顯然毋庸爲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

春扈鴳鷃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今本多桑扈句則當云八扈矣故知此句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此不精之失也宋初古書之存者多矣邢所徵引不過九經義疏經典釋文而尚不免於遺漏它書固未能津逮此又不博之失也予昔在京師有志撰述擬李孫之墜遺糾郭邢之違失至於康成之說經叔重之解字參互取訂啟悟良多嘗欲勒為一編以附述者之後繼有刊定元史之舉力未能兼迺輟弗為今晦之欲從事此書則予攷稽有年千慮之中或有一得暇日出以相質何如來書疑舍人為何人攷陸氏釋文稱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

人漢武帝詩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附去政和證類本艸一部卽檢收之

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橅視世俗冗蔓獲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

舊聚散存歿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餖飣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

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閒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刱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葢方所謂古文義法

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眞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郤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濫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如淳引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顏師古據晉灼以如說

爲非謂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此不通之論也史記百三十篇惟自序前半篇稱太史公者謂其父談其它皆自稱之詞尊父可也尊己不可也未爲太史公以前稱名既爲太史公則稱官此史家之常例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何私尊之有小司馬索隱引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以爲太史公是朔稱而又疑其未實愚謂朔所署曰太史公者題其書名曰太史公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此即朔所署之名非謂書中凡稱太史公者皆朔所竄入也李巨來與靈皋書言太史

公曰四字皆史記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凡稱太史公曰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爾此說是矣漢儀注衞宏所撰巨來謂衞宏注郎不可信而漢儀固有是官似分漢儀與注而二之則攷之未審也

與友人書

昨偶讀足下文篇末自題太僕少卿僕以爲不當脫寺字足下殊不謂然足下所據者唐宋石刻僕謂惟唐宋人結銜不得有寺字自明以來官制與唐宋異不當沿唐宋之稱葢九卿之稱秦漢以來凡三變曰太常曰太僕曰光祿勳位列九卿而官名無卿字此漢魏至宋齊之制也梁

陳以後官名始綴卿字後齊始定太常太僕光祿等爲九寺而唐宋因之然當時省臺院寺之名皆不入銜如中書舍人不云中書省舍人御史大夫不云御史臺大夫翰林學士不云翰林院學士世所共知也唐人石刻如太常光祿卿之不稱寺正與此類非可書而不書也明初廢中書省而以六部爲百僚之長由是院寺司監皆以入銜與唐宋故事異矣自明中葉古文之法不講題銜多以意更易由是學士大夫之著述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足下方以古文提唱一世當起而正之勿以爲無足重輕而置之也近日古文家推秀水朱氏予觀其集中稱知府知縣必

云知某府事知某縣事此宋之官制豈可施于今日亦是好古之病足下以爲然乎否

復倪敬堂書

頃從兪嘯樓舍親處接讀手敎慰問并蒙厚儀感媿之私銜結肺腑　皇十二子所致賻儀亦隨祗領竊念　皇十二子天資淳粹至性過人不孝陪講兩年曾未效勺涓之益前夏銜恤里門艸土昏迷不敢遽通寸啟家居所見邸報竝無薨逝之問直到持齋前輩南來方審其實而百日已過奔臨無自昔賈生以梁王勝之沒哭泣自傷遂至殞生區區之忱今古同揆至此項致賻係前秋之事乃因展

轉稽遲歲華再易未滅三年之字已成千古之悲拜鍜有懷驂鸞永隔撫心載悝沒齒奚言惟執事察其情而哀其志焉內直諸同好及同年諸君不及徧啟悟時乞道及無任銜感之至

錢大昕著

書二

荅袁簡齋書

得手教循環雒誦懽喜無量先生研精史學於古今官制異同之故燭照數計洞見癥結而猶虛懷若谷示以所疑俾馬勃牛溲得備扁和之采其爲榮幸非所敢望謹就問目述其一二惟先生詳察夫檢校兼守判知之名皆起於唐但唐初所謂檢校者雖非正授卻辦太職事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檢校納言檢校左相之類皆列於宰相表

與眞授者無別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
并州長史亦是實履其任葢內外各官皆得有檢校若今
署事矣中葉以後諸將多以軍功得檢校官三公三師僕
射尚書常侍車載斗量有名無實故唐書宰相表三公三
師七十一人檢校之公師不與焉猶使相之不列於宰相
也而自公師兩僕射六尚書兩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國子
祭酒而外它官亦罕有除檢校者宋史所列檢校官一十
有九葢即沿唐末之制矣公師之班首太師次太尉次太
傅次太保次司徒次司空王建由檢校太師纔遷司徒曹
佾以檢校太師守司徒又數年始除守太保然則檢校太

師尚在眞三公之下也若夫行守試三者則以官與職之
高下而別長編載元豐四年詔自今除授職事官竝以寄
祿官品高下爲法高一品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二品以
下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偶檢柳公權書苻璘碑其題
云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輔國大將軍階正二品
左神策將軍官從三品此高一品爲行之證也其結銜云
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朝議大夫階正五品侍郎官
正四品此下一品爲守之證也五代時李琪爲宰相所私
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遂爲同官所糾此試不如守之
證也判與知之分則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所云品同爲知

隔品爲判者得之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盖用隔品
爲判之例後來惟輔臣及官僕射以上領州府事稱判其
餘皆稱知不稱判矣判知之外又有云權發遣者則以其
資輕而驟進故於結銜稍示區別程大昌云以知縣資序
隔二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
州者謂之權知是也宋制六曹尚書從二品而權尚書則
正三品侍郎從三品而權侍郎從四品則權知與知亦大
有別矣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潞公本以守太師致仕今復召用故有落致仕之命同一
落也落職則爲罷免落致仕則爲復用其云落者謂結銜

內去此字也元豐三年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蓋其時改官制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職事官非退閑者所以授故落侍中而進太尉以寵之亦非罷免之謂也富弼呂公著之守司空與蔡京之司空皆眞三公也而京不云守則尤貴三師三公初拜有臨軒受冊儀宋時居此職者皆固辭而止若檢校官固無所謂冊拜也差遣之名惟宋時有之宋時百官除授有官有職有差遣如東坡以學士知定州知州事差遣也端明殿學士職也朝奉郎則官也差遣罷而官職尚存職落而官如故古之優禮臣工如此非有大罪斷無儕於編戶之理至明而待士之禮薄矣方密之

謂古宰相無印支俸皆借翰林院印此特謂明之大學士耳唐宋宰相皆有印故有分日知印之法其文曰中書門下印元中書令左右丞相皆銀印若明之大學士本無宰相之名然亦未嘗無印明史內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其文曰文淵閣印但文移用翰林院印不用此印而方遂以爲無之耳本朝大學士無印文移用內閣典籍廳印卽明之翰林院典籍也明之閣臣皆出翰林故典籍卽爲內閣之屬今改典籍隸內閣而翰林院別設典簿稍區而二之矣隋書百官志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爲一秩雖未明言何匹絪檢下文有云祿率一

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則匹當是絹匹之匹非馬匹也尊集體大思精直追唐宋作者蒙委讐校謹就鄙見所及證據一二開具別紙暑暍恐勞起居得雨稍涼當走謁不宣

再荅袁簡齋書

蒙詢秦漢賜爵及唐同三品之稱謹按賜爵始於商鞅以旌首功漢時或以軍功或以入粟入錢得之而賜民爵一級或二級三級史不絕書大約公乘以下與齊民無異五大夫以上始得復其身民賜爵者至公乘而止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贖貧者得賣與人宣帝

求漢初功臣之後復其家史稱皆出庸保之中及攷之表則或云公乘簪褭或云公士上造大卒皆有爵者雖擁高爵倘雜庸保爵之冗濫如此至五大夫以上則以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之勤事者及列侯嗣子然攷之史漢自卜式桑羊而外書賜爵者寥寥非無爵也賜爵不足爲榮史家略而不書也民爵不過公乘而入粟之法行則有至大庶長者大庶長去關內侯一級耳然鬻爵而不鬻官有員爵無員此鼂錯所謂出於口而無窮者也先生謂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既云普矣將人人有爵又賣與何人愚攷之紀多云賜民爵戶一級或不云戶者史家省文師

古日賜爵者一家之長得之也一戶惟賜一人子姓昆弟皆不得與固無嫌賈用不售矣唐初以侍中中書令爲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階故入相而官未至侍中中書令者必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其資望稍輕者則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以後升侍中中書令爲二品自後入相者但云平章事無同三品之名矣當時除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嘗以三品爲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葉以降並有除侍中中書令而不入政府者矣若謂官不得過三品唐志本無此文也區區所聞惟先生決其然否

三荅袁簡齋書

別來又逾旬日溽暑未退不得時奉誨言伏惟台候萬福昨蒙詢及史事數則謹就記憶所及略陳一二以備采擇宋時諸州設通判其結銜云通判某州軍州事元諸路總管府置同知其結銜亦云同知某路總管府事其稱某府同知某府通判則始於明時亦猶宋之郡守稱知某府軍府事而明直稱某府知府也通判在宋初雖有監州之諺然其權仍出知州之下中葉以後其選益輕東坡通判杭州寄子由詩有餘杭別駕無功勞之句則通判之稱別駕宋時已然若同知俗稱司馬想是起於明時然以唐制言

之別駕司馬雖均爲刺史之佐而司馬卻在別駕之下叚溯而上之至於兩漢則司馬乃典兵之官本非郡僚攷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之下有司馬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部有軍司馬一人曲有軍候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今人所得漢印有軍司馬軍假司馬別部司馬軍曲候諸稱皆將軍之屬領兵者若郡守之貳爲丞爲長史無所謂司馬也刺史之下只有從事椽史亦無司馬也晉宋以降除刺史者必加將軍持節都督軍事故刺史之屬得置司馬隋唐改太守爲刺史因以司馬爲郡佐亦習焉不察耳漢制刺史之屬有治中從事別駕

從事皆州自辟除秩止百石較之縣令爲卑而魯子敬稱
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者
葢其時州牧專制一方幕府元僚得參生殺予奪之柄較
之百里作宰者輕重大不侔矣元中書省有右丞相左丞
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輔而秉
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爲之平章閒有用事者右
丞以下雖曰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世祖之世平章兼
用漢人成宗以後漢人授平章不過李孟張珪王毅三人
右丞以下始參以漢人然南人初無入中書者順帝時始
有危素一人亦僅得參政耳色目三十一種輟耕錄具載

其目要其最貴者回回畏吾康里唐兀欽察雍古數種而已契丹女直謂之漢人不在色目之列斡耳朶者蒙古語猶言營盤也太祖四斡耳朶皆有皇后數人元時稱皇后者不必正宮猶之皇子皆稱太子宗女悉號公主也元時各路總管府及州縣俱置達魯花赤王圻謂達魯花赤國言荷包壓口蓋取管轄之義然元人稱州達魯花赤曰監州縣達魯花赤曰監縣則又有監察之義矣遼金之世所云一字王者如秦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郡王則必兩字如混同郡王金源郡王是也金史百官志諸糺詳穩一員在部族節度使之後諸移里菫司之前則糺亦部落之稱

古今字書俱無乢字記有一書讀乢作管音亦不知所據也客中未攜書籍兼之多病善忘誤漏舛錯不知所裁惟執事教之

荅大興朱侍郎書

蒙閣下垂詢以國語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此周人述周事必無差誤而它書或云歲在己卯或云辛卯似不相應大昕嘗習劉子駿三統術於國語所云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者推驗其時日次度無不脗合古法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移一次周則復始如歲星在星紀

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三統術上元
起丙子歲依歲術步之則武王克商之年當直辛未孔穎
達詩正義云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
紂孔疏所言與國語歲在鶉火之文正相合矣自周受命
以後至於秦漢皆有紀年可攷非若夏商以前之茫昧而
後人譜紀年者皆以周克殷爲己卯歲相較差八年者蓋
古術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超
一辰則太歲亦超一辰積年逾久則超年亦漸多今人以
漢高帝元年爲乙未武帝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班孟堅於
漢元年引漢志曰太歲在午於太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

困敦孟堅所引者西京之注記則西京猶用超辰之法而東漢臺官已鮮知之故虞恭宗訢輩言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又言歲無由超辰蓋太歲不用超辰昉於東漢而相沿到今以今法溯古年則武王克商固宜在己卯矣然鄭康成注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術太歲非此也今之太歲異於古之太歲鄭於周禮注中已明言之非大昕臆說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以今法推之秦始皇八年當爲壬戌而云涒灘相差兩年亦以太歲超辰故也超辰之法廢於東漢東漢距西漢尚在百四十四歲以內故差止一年其距秦始皇則

已在百四十四歲以外故差至二年積至周初已閱千有餘歲故差至八年以今法言之則己卯歲本不誤而在古法則必爲辛未不得爲己卯若竹書辛卯皇甫謐乙酉之說則誕而不足信矣閣下謂歲星在午則太歲爲作噩此據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之文然淮南言太陰史公言歲陰俱不言太歲太陰卽歲陰也亦周行十二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古人制攝提格以下十二名本言太陰所在而後人移屬之太歲失其舊矣何以言之淮南云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夫柳七星張者鶉火之次也六月日在鶉火歲星與日同

出東方是月斗建未而太歲亦在未故鄭注馮相氏謂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而歲名則曰作噩此古人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之證也推之十二月盡然淮南雖未明言太歲所在而其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子爲開主太歲則知太歲之非太陰又知太歲常在太陰之前二辰矣以淮南史公紀歲之例推之則謂周克商之歲歲名作噩固可要是太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漢太初元年史記以爲閼逢攝提格之歲此以太陰言之而班史謂歲名困敦則指太歲所在讀史漢者往往於此致疑其實無可疑也東漢以後術家不用太陰但用太歲

又去其超辰之法于入算雖便捷而古書之難通者多矣鄙著史記攷異曾一及之而語焉不詳茲因閣下之詢爰述所聞以對惟幸裁察

與孫淵如書

去歲兩奉手書慰問周至足下在西曹緐劇之地而撰述甚富性情當於古人中求之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郎不作吏亦未必不廢也尊集中太陰攷一篇不信太陰與太歲爲二甚用張揖廣雅之說愚謂古人既以太陰紀歲天官書又謂之歲陰郎以當太歲似無不可然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既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

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察矣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即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閼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稚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謂淮南紀歲星出月在史漢前兩月以爲淮南之誤按淮南太史公皆以太陰紀歲漢志則以太歲紀歲兩法不同漢志依太初術太歲在寅則歲星在營室東壁以正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娵訾也太歲在卯則歲星在奎婁以二月晨出東方所謂歲在降婁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此眞太歲所在也淮南史公所謂攝

提格歲者太歲在寅太歲本在子也其歲歲星舍斗牽牛即星紀之次當以十一月出東方淮南之文本無誤而史公云正月者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也漢志與史公文同而實異（依石氏則與史公不異但當云歲陰不當云太歲也）淮南與史公文異而實同知太陰太歲之有別則相說以解矣古法太歲左行於地歲星右行於天其相應與月建月將之相應同鄭康成注周禮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今按歲星舍斗牽牛爲星紀丑宮十一月日躔星紀是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月斗建在子吾是以知太歲之本在子也而淮南史公明云攝提格歲吾是以知太陰

太歲之必有別也淮南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與天官書正合晉灼改太陰爲太歲遂有兩歲之差矣淮南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與小對今本亦作太歲此轉寫之譌非別有太歲如世俗所云月太歲也漢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者咸池右行四正子午卯酉皆咸池所在也足下所撰太歲歲星左右周天圖依天官書次之但可云太陰或云歲陰若指爲太歲則恐未合於古且與鄭康成亦相矛盾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不過約其大率其實歲行一次尚有餘分積至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古人謂之超辰服虔謂有事於武宮

之歲龍度天門此超辰之證也足下不信歲星有跳辰則
左氏所紀歲在之文不幾前後不相應乎古法不獨歲星
有超辰而太歲亦有之自後漢四分術行而太歲無超辰
之法相沿到今然通儒如鄭康成者猶能言之故有今秝
太歲非此之語郎如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以今法推之
當爲丁丑漢太初元起丙子後人亦命爲丁丑葢其時距
後漢百有餘年當超一辰故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
涒灘高氏謂秦始皇郎位八年也以今法推之當爲壬戌
而云涒灘者秦初距後漢二百餘年當超兩辰故差二年
也又溯而上之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先儒以爲辛未歲覘

穎達疏而今人命爲己卯自周初至後灤千有餘年當超八辰其年數固無多寡也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亦以太歲有超辰無一定之榦枝不如歲星之垂象章章可稽耳後代棄超辰之法而歲星不與太歲相應則用歲星誠不如用太歲之簡易然而古書之難通者遂多則古法不可不講故願與好古君子盡其同異惟足下幸教之

荅盧學士書

承教謂續灤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旦中當是心半非心二半僕初校時但據閣本添二字初未布算茲以四分術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淺矣惟

是尊教云中與節相距之度不過十四十五之閒則恐未
爲定率卽以旦中一條言之斗少至斗十一斗十一至斗
廿一相距僅十度參五至井十六井十六至鬼三相距且
廿度其故由於晝漏之長短不齊非如日所在度之有常
也至心半之半刊本俱作大書竊謂半與少大皆不滿一
度之别名當與少大強弱一例分注它如驚蟄斗少大暑
尾十五半白露參五半小雪室二半大雪壁半諸少半字
亦皆不應大書也上文論昏明定度一條但云其餘四之
如法爲少而不言半大似亦鈌漏宜依乾象術之例添二
句云二爲半三爲大方與後文相應未審閣下以爲何如

聞文從卽日過蘇相晤非遠天寒　珍重眠食不宣

又

讀閣下所校太玄經云向借得一舊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大昕案宋時寄祿官分左右唯東都元祐南渡紹興至乾道爲然葢以進士出身者爲左任子爲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句當公事爲幹辦公事此結銜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句當字多易爲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去冬於吳門見司馬温公集注太玄六卷後附許翰解四卷舊鈔本甚完善袁上舍又

愷曾借錄其副温公書亦收於道藏許解則道藏并未收
也不識閣下已見之否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足下謂秦楚之際月表當稱秦漢不當以楚踞漢先儼然承周秦之統其意誠善然蒙未敢以爲然也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閒具有深意讀者可於言外得之即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恉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深惡也秦雖并天下附書於六國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即儕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

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於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初與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既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此亦實之不可沒者也自王子師詆子長爲謗史宋元明儒者訾議尤多僕從未敢隨聲附和葢讀

古人書誠愛古人而欲尋其用意之所在不肎執單詞以
周內文致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天官書文字古奧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於甘石之傳
今世所稱甘石星經乃後人僞託多襲用晉隋二志而稍
爲異同要其剽竊之迹自不能掩較之太史公書猶周鼎
之與康瓠也易曰天垂象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古人測星
但舉其大而明者取象以擬百官庶物後世臺官增入附
近微細諸星名目雖多轉不如古人之簡易且如危三星
有蓋屋之象故云危爲蓋屋而後人別指旁小星以實蓋

屋之名咸池本兼五潢五車三柱而言故云天五潢又云五帝車舍其匡衞甚廣因以表西方諸宿淮南天文訓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又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爲帝車咸池亦以五車爲匡衞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天潢之義與咸池同潢卽池也後人析爲數名但以三小星當咸池失其義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足下據晉志以糾史公愚謂晉志星名係後來增加非史公之疏漏也足下又疑西宮下鈌白虎兩字愚謂參爲白虎已

見下文此處不當更舉史漢未嘗以四獸領四方諸宿或先書或後書於例初無嫌也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來教駁僕所論武安侯奉邑食郿一條謂欒布所封俞乃別一地非淸河之鄃且言縣侯必盡食一縣反覆援引可謂博學而明辨矣然愚意猶有未釋然者攷呂后封俞侯呂它景帝封俞侯欒布班表皆不言封國所在至蘇林酈道元司馬貞輩始以淸河之鄃當之足下疑其別有一俞地固無不可至謂封國必盡食一縣不獨陳平一人則愚請以史漢正文證之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

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
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其後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
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
初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已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陰五
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酇本八
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
二千或并不及二千而酇侯之名不改曹參封平陽本萬
六百餘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亦號平陽侯然則列
侯但以封戶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
理可信矣要以後漢書證之伏湛封不其侯傳國至建安

中始絶而靈帝時已封宋酆爲不其鄉矦則不其一縣除伏矦食邑外尚有它鄉也以是推之欒布食邑僅千八百戶鄃縣戶口必不止此數其爲武安食邑亦無足異矣灄縣本有大小之分其大小以戶口而定所謂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也陳平封五千戶與曲逆見戶數適相等故得盡食其縣其餘諸公封戶雖多而其縣見戶或浮於封戶之數則不能盡食矣非平之食封勝於蕭曹也足下又謂陳平盡食曲逆乃兼指亡匿戶口言之亦恐未然夫灄之封國雖計戶口仍以畺域爲斷史公言灄初大矦不過萬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

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是則復業戶口在列侯封內者例得兼食之不獨曲逆爲然史何必特書於本傳耶若陸賈之說陳平云足下食三萬戶侯乃據秦時版籍言之平既全食此縣故舉全盛之數以誇其富耳若云當時復業眞有此數則十數年之閒斷不能頓增五倍而休養百餘載至元光之世乃轉耗其半尤無此理矣僕於讀史擇善而從非敢固執己見但以史漢參攷封君之盡食一縣者自曲逆而外既不多見而欒布之封鄃其說始於蘇林林去漢不遠或有所據故復申其義唯足下幸敎之

終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錢大昕箸

書三

與徐仲圃書

僕於輿地之學習心廿餘年嘗恨東晉南北朝僑立州郡歲增月易名目叢複雖以杜佑李吉甫樂史之淹博猶且十闕其六七不揣椎魯思欲理而董之而疑義紛挐無從質正近年始交陽湖洪孝廉稚存今又得交足下皆孳孳精地理卓然成家而足下譔次年表經緯分明於南北交爭疊易陷復之迹瞭如視掌洵足補前人之闕而爲後學之

指南矣其中尚有一二疑不能釋請疏其大略以備采擇晉志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失過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初不言置於何地而足下以歷陽實之徧檢晉宋齊志歷陽並無置四郡之事未知足下何所據也且晉志述渡江州郡多不可信即以此條論之上文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淪沒石氏則是淮北既失之後所置其地當在淮南而安帝紀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預陽平太守劉千載為賊所執是陽平在淮北不在淮南其難信者一宋志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並在徐州部內宋之徐州在淮北不在淮南其淮陽郡領角城宿預等

縣去京都水七百陸五百五五十以道里準之正在舊臨淮郡界其難信者二宋志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不言元帝置北濟陰則宋孝建元年立幷非晉所置其難信者三宋志於陽平濟陰二郡雖不言何時置然於陽平云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於濟陰云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若渡江之初僑人未有土斷之令不當云割配其難信者四宋末失淮北始僑立陽平於山陽北淮陽北濟陰於廣陵永初以前淮南尚無此四郡況於元帝渡江之初乎其難信者五夫南渡初尚未有此四僑郡則歷陽之無此郡益可信矣宋志稱安帝改堂邑爲秦郡晉志則以爲元

帝渡江所改并僑立尉氏縣屬焉足下謂元帝改堂邑爲秦郡而堂邑縣如故安帝改堂邑縣亦爲秦縣欲以彌縫二志之說僕以晉宋二史參互攷之王國寶毛泰劉穆之爲堂邑太守皆在安帝之世是安帝時尚有堂邑郡及劉裕當國以後向彌檀韶檀祗虞邱進相繼爲秦郡太守可知秦郡改名必在義熙中不在元帝渡江之時矣且向彌檀韶檀祗皆以秦郡太守兼北陳留內史則北陳留與秦郡同寄治堂邑而尉氏卽陳留屬縣晉末尚有陳留郡其并入秦郡或在義熙土斷以後而晉志謂元帝卽以尉氏屬秦郡豈其然乎晉世僑立州郡皆不係以南名義熙派

復故土乃有北徐州北青州北彭城北琅邪北東海北東莞北潁川諸名而在南州郡猶仍故名至永初受禪後始詔去北加南而晉志往往稱南徐南兗南豫南青又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等郡明帝立南沛南清河等郡蓋唐人不學誤仍宋志追稱之詞以為晉時已有此名耳沿襲千有餘年至僕始悟其失頃見足下州郡表中頗有承用晉志者似宜訂正以破後來之惑故敢獻其狂狷惟足下裁之

答談階平書

得足下書道及姚禮部駮僕漢書攷異中說秦三十六郡

一條僕所據者班孟堅志本文以志解志非敢臆造禮部執史記分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南海諸郡乃在三十三年不當列於三十六郡之數似矣僕試即以史記質之則三十六郡之分本非一年中事如東郡則始皇五年置矣潁川則十七年置矣會稽則二十五年置矣豈皆在二十六年乎不特此也巴蜀置於惠文南郡南陽隴西北地置於昭襄三川太原置於莊襄則并非始皇時矣上郡魏所置雲中鴈門代郡趙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燕所置漢中楚所置則并非秦置矣而史皆繫之二十六年者以是歲爲兼并天下之始封建變爲郡縣至是遂

一成而不可易故特記之前所置之二十餘郡與後所增之三郡總以三十六該之而前後復隨文別見古人敘事參差不若後人之泥也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三十三年攷南越尉佗列傳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讁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後言二十六年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均是史公之書禮部援本紀以證其說僕即可援二傳以伸僕之說矣史公但云分三十六郡初未實指某某郡班志則明言之

矣其敘漢郡國以秦三十六郡并高文景武昭所增正合百有三之數非猶有未備也司馬彪志郡國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葢漢魏以前未有別南海諸郡於三十六之外者別之自裴駰始唐人修晉書祖述裴說因有四十郡之目相沿到今僕謂不如班史之可信也馬班二史述漢初事郡名固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此則諸侯私置或二世增設要非始皇三十六郡之舊且亦隨置隨廢故班志略而不言以其不足言也非有所缺漏也裴駰之說不知所本恐是誤會始皇本紀之文若以前後文互證則是年實止置齊琅

郡兩郡耳幷前後通計之班志豈眞與太史公相矛盾哉僕非護前而憚改顧史遷正文具在難以裴氏單詞遽詆班志爲未備故稍申愚管以備折衷足下試復於禮部不識夏有以啟僕之惑否

再與談階平書

僕前札中言及秦三十六郡鄙意但謂史公於始皇二十六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兼南海三郡在內合前後所置言之班志所云與史公本非牴牾耳又引王翦南越兩傳以證略定揚越時已置此三郡弟爲存疑之詞初非因此幷疑三十三年不當有略取陸梁地之事也足下謂王

翦南征百越之君帥指會稽一郡然賈生過秦云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則百越與會稽究非一地王翦傳先言竟平荆地爲郡縣而後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而南越傳實有與越雜處十三歲之語足下雖善辯但以本不可曉置之愚謂此語非甚難曉也當秦初并天下時王翦南征百越已有三郡之名但因其君長俾自治之如後世羈縻之州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君長置官吏如内郡則在三十三年故本紀特書之傳與紀互見而兩不相妨徐野民未悟及此是以存疑到今僕又讀東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

地爲閩中郡與南越傳文略同而本紀不載置閩中郡其所以有載有不載者閩中雖有郡名仍以其君長治之秦未嘗別置守尉也南海三郡其初置葢與閩中同厥後乃有任囂趙佗輩則等於內地郡縣矣此所以不書於二十六年以前而特書於三十三年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卽使僕所引南越王翦兩傳果如足下說而秦之但有三十六郡別無四十郡則兩漢書有明文不可據裴駰說以汨之叓不必因裴說之未的而別求它郡以實之此僕之本意也惟足下詳察

與姚姬傳書

昨於新城陳公子碩士所讀所著廬江九江二郡沿革攷以今縣推見漢疆域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矣惟以廬江爲衡山改名則猶有未慊於心者夫淮南之分爲三在文帝十有六年曰淮南曰廬江曰衡山皆秦九江郡地在戰國則皆楚地也秦之九江郡跨江南北楚漢之際以江南地析置豫章郡而黥布封淮南兼得之淮南厲王因布故封文帝封厲王諸子盡以故地還之故廬江國兼有豫章郡得與楚交通也景帝平吳楚徙廬江王賜於衡山而廬江豫章俱爲漢郡其衡山之爲王國如故也武帝元狩元年王賜以謀反誅而國除爲衡山郡其三年以衡山

地置六安國自後遂無衡山之名景十三王傳封膠東王寄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漢志敘衡山沿革於六安下不系於廬江下明乎衡山之與廬江無涉也廬江之爲郡在孝景初自後别無廢省之人附陵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難矣黥布初封史稱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攷其時吳芮徙封長沙以其地並布而芮故都邾邾則當兼得江夏地厲王子勃封衡山亦當兼有邾軑蘄春諸縣至武帝建六安國分土始狹非復衡山之舊光武初因省六安入廬江若西京則衡山自衡山廬江自廬江未嘗合而爲一也讀史之病在乎不信

正史而求之過深測之太密班孟堅志郡國沿革精矣間有未備以紀傳攷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後儒闕其疑可矣謂灊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閒改衡山爲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鄣郡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彼單辭以爲定案也先生當代宗師一言之出當爲後世徵信敢獻所疑幸明以示我

與孫鳳陽書

承示所撰鳳陽志簡而有要可稱佳槧但中有存疑者數事其一以唐分十道皆因山川形便鍾離在淮南而隸於

河南爲不可解予案唐六典淮南道十有四州濠居其一元和郡縣志稱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貞元中竇參爲相據淮割地隸屬徐州及張建封歿子愔爲本軍所立嘗挫王師其時朝廷幾失淮南之地是濠之改隸淮南實始於竇參然吉甫已譏其不學昧於畺理之制矣唐志所據者貞元以後之制非十道之舊也足下試采吉甫志之文編入沿革門則原委瞭然可免後來之疑矣足下又疑河南按察司行臺不當在縣境攷明時南北直隸不設布按二司而有巡守諸道巡守道衙皆假鄰省布按之名此行臺蓋巡道之行署鳳陽與河南接壤

故寄銜於河南非眞河南按察也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史家之例以列傳爲重其列於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剏道學之名欲以尊異程朱諸人後來無可充道學者而無識之輩競以儒林爲榮今志局所擬入儒林者未必悉孚公議且如王厚齋四明文獻之宗而不列之儒林豈厚齋之學行不如高閌黃宗明乎若謂厚齋以官高當入列傳則高閌袁燮父子班秩不在厚齋之下何以仍入儒林也袁桷張時徹沈一貫之入文苑似有意抑之然列傳諸人豈皆粹然無瑕者魏收所謂揚

之升天拔之入地此此淺夫所爲昔人所譏其穢者而易自
路之吾不解也寶慶延祐兩志皆不立儒林文苑諸目羅
願之志新安施宿之志會稽潛說友之志臨安亦無此名
也嘉靖志於儒林文苑外叓增淳德儁異之名尤爲冗設
愚意當循胡袁二志之例總題之曰人物但以時代爲次
不分優劣旣遵古式又息爭端有尚友古人之識者自能
別其孰爲大賢孰爲小賢也

答王西莊書

得手教以所撰述於崐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洲
何氏閒有駮正恐觀者以詆訶前哲爲咎愚以爲學問乃

千秋事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朱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鄭康成以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鄭公子不害其爲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既自命爲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駮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

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爲戒者也十七史商榷聞已刊成或
有譌字且未便刷印乞將樣本寄下

與洪稚存書

足下札言國語日月會于龍豵已改一字當之予幼讀東
京賦郎疑豵與疢協韻未得其義後讀廣韻四覺部豵訓
龍尾又與豚同乃悟豵爲豝之譌廣雅云豚臀也故龍尾
亦有龍豝之稱然豝豚皆淺人俗字依說文當爲涿涿者
流下滴與臀義相近蜀先主戲張裕云諸毛繞涿居而裕
以潞涿應之明乎涿卽豚也古音涿如篤故轉爲斸音東
方朔傳鶴俛啄與簣鷇爲韻易艮馬逐釋文亦有冑音是

其證也足下所攷之字未審與僕有異同否願明以教我

與洪稚存書二

僕留意三國疆域有年常欲作志以補承祚之闕蜀吳屬稾粗具將次弟魏事今讀尊製體大思精勝僕數倍已輟所業讓足下獨步矣其中有數事或可備葑菲之采敢略陳之歷陽有當利浦謂因王濬書有風利不得泊之語以爲名此說本於樂史寰宇記攷其實殊未然孫討逆傳稱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口周瑜傳亦云將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則當利之名漢末已有之豈待王濬平吳乃得名乎酒泉之福祿縣漢時本名祿福班史及石刻曹全

碑皆其明證至三國猶然龐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竝云祿福長尹嘉續漢志偶傎到二字而晉志因之又敦煌之淵泉淵譌爲拼涪陵之漢葭葭譌爲髮此皆不可不正者也漢陽之爲天水葢魏初所改魏明帝紀張郃楊阜鄧艾諸葛亮姜維諸傳無稱天水爲漢陽者艾傳又有天水太守王頎豈皆史臣追改乎晉志謂晉始復名天水者殆未可信惟足下進而教之

答洪稚存書

得執事書知頃承

恩命入直　三天當今經師人師孰有先於執　事者深爲

吾道之幸又述　親藩時復記憶賤名然僕僕病廢已久近則耳目益瞶眊舉動須人掖持釣天舊游茫如隔世徒增不能奮飛之歎耳僕所攷秦三十六郡並據漢志本文而姬傳輔之諸君皆不謂然今執事亦有是言蓋據晉志秦四十郡之文於裴駰所說三十六郡雖斥其妄而實取之唯易內史爲鄣郡而已僕攷魏晉以前言秦地理者但言三十六郡未有言四十者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謂廢封建立郡縣始於此非謂三十六郡皆是年所分也若細攷之則是年平齊所置祇齊與琅邪兩郡耳并前置之三十一郡後置之三郡總計

之故云三十六也史公但言分三十六郡而不列其目孟
堅則明言某郡秦置某爲秦某郡合之正得三十六其末
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
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
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
一百三志所稱增者增於三十六之外非增於四十之外
也史公言三十六郡孟堅亦言三十六郡許愼說文高誘
淮南注應劭風俗通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彪郡國志皆
言秦三十六郡是秦末始有四十郡也言四十郡者始於
唐人修晉書其實本於裴駰駰據始皇取陸梁地在三十

三年故不數南海三郡而別求它郡以實之後人又取閩中郡以足四十之數遞相祖述牢不可破者千有餘年矣執事欲以郯郡當三十六郡之一然孟堅明言東海郡高帝置矣信它書不如信孟堅也漢志於武陵郡云高帝置不云故秦黔中於丹陽郡云故鄣郡不言秦是酈所增無一可信不獨內史之爲妄劉原父刊誤雖多違失其云秦三十六郡無鄣郡則合於漢志恐未可斥爲邪說也執事又謂閩中一郡不宜遺漏此亦未然攷史記南越閩越二傳置閩中及南海三郡並在秦初并天下之日（王翦傳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卬謂置四郡事）其時雖有郡名仍不廢其君長其後遺

尉屠睢取陸梁地誅其君設南海守尉等治之比於內郡故得列於三十六郡之數若閩中則仍無諸搖分治之羈意黔中亦當類是孟堅所以不取也其它紀傳述漢初事所舉郡名若鄣若郯若吳若東陽之類皆楚漢之際增置非復始皇之舊且不久卽廢故漢志略而不書唯鄣郡至武帝始改名丹陽故志稱故鄣郡明乎非秦亦非漢也陳項初起之日漢未興而秦二世猶在故亦可稱秦置要不在三十六郡之內苟知秦本無四十郡則裴駰之謬不辨自明而諸家紛紛補湊皆可以不必矣執事以爲然乎否乎幸詳示之

又

宋志南梁郡睢陽縣所治即二漢晉壽春縣後省僕向疑太元收復以後僑立梁郡不更立淮南郡與壽春縣執事以爲淮南南梁二郡晉末當並立其并合實在永初以後今檢劉敬宣傳義熙五年出督淮西其結銜云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内史則其時尚有淮南郡有郡則必有所領之縣僕向所疑今乃豁然執事之益我良多矣至謂二郡之合在宋永初以後則恐未然攷義熙八年土斷揚豫見謝晦傳是年向靖戍壽陽傳稱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内史不云淮南太守是淮南已并入梁郡不待永初也蓋其

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淮南郡境（志稱晉末即義熙八年也）因割壽陽縣爲梁郡實土而淮南郡移於江南壽陽不復爲縣矣晉宋時刺史鎮戍之地若姑孰懸瓠碻磝滑臺之類皆非縣名但言鎮壽陽不足以爲置縣之證

錢大昕著

書四

與戴東原書

孫愐唐韻序稱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今檢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本於唐韻不應廣韻所收之字轉倍於唐韻若然則雍熙之所修者當云刪韻不當云廣韻矣意孫愐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邵長蘅遽謂孫愐增字至四萬有奇似未可信惟高明示之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某向有所疑茲願聞於典謁者近儒論韻學者皆謂今韻
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案劉淵壬子
新刊禮部韻略不見於
欽定四庫書目惟邵長蘅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
曾載之然某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
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
河閒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郁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
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亾
至淳祐壬子則金亾已久矣己丑在壬子前二十四年淵

所刊者殆即文郁之本或失其序文而讀者誤以爲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例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耶惟坊賈鐫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怪耳然某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浙中博洽之彥多在閣下幕府試一爲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譌幸閣下留意焉

與談階平書

昨見足下讀論語一篇引釋文屢空力從反疑空有龍音予按廣韻集韻三鍾部俱不收空字古書亦無讀空爲龍者此必傳寫之譌檢毛詩釋文屢盟削屢婁豐皆音力住反乃悟力從本力住之譌陸氏爲屢音不爲空音也屢空之空古人皆讀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安石詩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此其明證李壁注介甫詩引論語屢空注空匱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季章未致唐人詩故疑介甫誤讀然亦可證宋時讀論語屢空字爲去聲矣空讀去聲當爲苦貢切而李云苦縱切則又昧於東冬送用之別胡炳文四書通音

空爲力縱切尤謬蓋惑於釋文誤本又泥於當讀去聲輙改從爲縱而不知力與空非雙聲不能成切也孟子空乏其身孫宣公無音則孫亦不讀爲去聲朱文公於論語屢空孟子空乏俱未有音則亦讀平聲文公與季章同時猶能守古音勝於季章多矣

荅孫淵如觀察書

得四月六日手敎并示荅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中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始共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申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爲史遷正文詆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思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共和之初爲庚申固無足怪但不可以誣史公耳太陰太歲之辨尊見既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

攷徐注之例維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弟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爲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并非徐意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踳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馮星實鴻臚書

執事注蘇文忠公詩正王施查三家之誤而補其漏略可謂豪髮無遺憾矣施氏元本春帖子在端午帖子之後查本始易其次以僕攷之兩帖子皆元祐三年所進是年閏在十二月諺所云一歲兩頭春者也其正月己酉朔據子由元日宿齋詩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漸東南還家

强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是正月三日辛亥祈穀四日壬子立春也公於時已差禮部知貢舉例當鎖院故不及供帖子其閏十二月十五日丁巳爲己巳歲之立春節公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詩有臘雪强飛纔到地之句此立春在臘月之證也任注元祐三年戊辰作正謂此詩作於戊辰臘月非謂戊辰之春也施氏編此詩於戊辰歲本無差誤查氏强作解事移此詩於己巳卷首并將春帖子移於端午之前則眞誤矣劉貢父集中題云呈子瞻沖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執事據許將傳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謂將於三年方旋京未必立春時卽在

朝疑任注有誤僕攷東坡內制集有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是則正月立春許固未在朝列若閏十二月立春正與坡公同直任注本無誤也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不見干支執事亦疑而未決僕以遼志朔攷證之是年十二月實乙巳朔則公生日當爲癸亥施元之以爲壬戌者殊未足信伏惟詳察

與邱艸心書

讀所作周因於殷禮二句題文後大結有後世得天下必以征誅爲正之語此本諸宜興儲中子文僕初亦甚以爲然今乃知其不可爲訓殆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

平唐宋開瓠諸君之上故有是論儲氏習聞而不加察爾
攷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
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處茅茨土階食土簋土鉶而以
匹夫匹婦之飢溺爲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足樂也唐虞
得舜禹而行禪讓殷周遇桀紂而行征誅當時皆知其非
富天下故不特舜禹爲聖人卽湯武亦不可謂之非聖人
也自秦人廢封建爲郡縣遂以天下爲天子私有竭四海
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朴之俗欲爲子孫萬世之利迨其
後嗣不肖天怒人怨豪傑之士棄其亂而攘取之其起于
編戶者則託征誅之名其起于權臣者則託禪讓之名要

其初皆因利乘便倘詐力而進仁義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傳世短促者姑置勿論若漢唐宋明開國以後規模整肅粲然可觀雖無濬哲欽明之德實有安民和衆之功則推之爲三代之下之賢君可也奚必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世徒見禪讓者之悖于舜禹遂疑征誅者之近于湯武曾不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饕牖棬樞之子而輒生覬覦神器之思此王法之必不容者而醜然自謂得其正乎彼右漢明而左唐宋者其亦昧于理矣且即以漢明兩代較之秦楚仇敵之國秦之滅楚距陳勝起事僅十有三年沛公世爲楚人背秦未爲不義若明太祖

則自祖父以來久入元版圖矣不得以漢相例就令有以解之而與漢起事者有陳勝項籍諸人與明起事者有韓林兒徐壽輝諸人衆人逐鹿而一人得之將以一人爲正衆人爲僞乎抑并此衆人而皆得爲正乎昔南巢牧野之役未聞有與湯武爭王者故婁敬張良謂陛下得天下與周異漢祖未嘗以爲忤也漢明之與唐宋相去直伯仲閒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別哉孔子言雖百世可知葢主三綱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變態非一端聖人固不能預知要亦不外此兩種窠臼聖人雖惡曹馬之妄學舜禹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妄學湯武也儒者立言當爲萬世生

民慮吾恐徵誅之修要甚于禪讓故不可以不辨

荅嚴久能書

來教以漢書鮦陽縣孟康音紂不當有紅反字引盧校經典釋文爲左證既明白矣僕少壯時聞故友吳山夫戴東原之言謂孟康本音紂紅切小顏謂音紂非是及校漢書即用兩君緒論晚歲讀抱經先生校本其時攷異久經刊刻是兩說者疑未敢決故不復訂正非有意護前也足下引吾家廣伯說謂東與尤矦聲近通用則愚以爲未必然古書一字可兼數音未聞彼韻可合此韻漢儒云某與某聲相近特就一字之聲言之即六朝所謂雙聲也雙聲與

疊韻判然不同柰何因一兩字聲偶相近輙欲幷其韻而通之乎聲音本於文字文相從者謂之正音聲相借者謂之轉音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正音如宗族昭穆雖遠而實出一本則引而同之故喉舌脣齒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轉音如婚姻夫之與婦至親也而婦之族不可以混夫之族故音之轉必淸濁舒斂同俠同等乃可假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風馬牛不相及也顧亭林論古音分部最有倫理而毛大可妄爲通韻之說以攻之夫使韻而可通則亦不必言韻矣即以東鍾一類言之東冬江也陽庚也淸靑也蒸也顧氏析爲四類而毛通爲一部旣泛濫而不

可訓矣依廣伯所舉則與尤侯又聲近可通也試引廣伯之例而通之番禺之禺轉爲魚容切鬼容區即鬼臾區也從臾即慫恿戎讀如汝是魚虞亦相近也左傳晉伯宗二傳作伯尊莊子導大窾向秀讀窾爲空是眞文至元先亦相近也書夔夔齊栗即史記之躬躬封龍山亦作飛龍山艐讀若宰是支微灰亦相近也以一二字之聲近而引以爲通用之例古今尙有正韻平古音直如特直九反當讀如投之上聲而紂紅反亦讀如同即謂孟康音紂亦取同之轉音而非如廣伯聲近之例也僕與廣伯素無一面恨生前未與盡其同異故敢復于足下唯足下審之

荅周松靄同年書

久未奉書左右伏想撰述日富道遠不獲追隨講席聞所未聞良㴱悵罔大製十三經音略於聲音清濁開合之理剖析入微唯是方音師授各殊足下所指誤讀之字僘鄉即有未誤者尺素不能覼縷也前聞足下㴱詆亭林顧氏古音而以吳才老叶韻爲善私億足下尊崇考亭不欲立異耳今讀毛詩叶音補正一篇於朱傳駮辨極多即以服叶蒲北反言之扶服讀匍匐經典旣有明證轉輕脣爲重脣於字母亦無觸背再以有狐篇人六月諸篇證之服與職德同韻亦復何疑而足下必改符弗反以從本母夫三

十六母出于唐末又在陸法言孫愐之後足下既知六朝後出之書不可以繩三百篇又何必以晚出之字母繩三百篇耶足下所譏于亭林者特謂其不講字母今才老與朱子已不能免於訾議則又何責乎亭林此僕之所以不敢附和也承索拙序自媿才非元晏不足以增太沖聲價故遲回久之無以下筆伏唯垂宥

與程秀才書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槀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指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

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爲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惟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卽己不覺而人告之亦怵然爲戒卽悔卽改此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于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易於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干聖不傳之秘由是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己之必無過

且愚人之言其過辯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錢大昕箸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謚忠勇佟公傳史館作

佟國綱滿洲鑲黃旗人祖養正

太祖天命四年由撫順來歸六年從征遼陽以功授遊擊世襲駐朝鮮界之鎮江城其年七月中軍陳萬策潛通明將毛文龍令別堡民詐稱兵至大譟城中驚擾萬策乘亂執養正殺其子豐年及從者六十人以叛養正不屈被害雍正元年贈太師追封一等公謚忠烈父圖賴一名盛年

襲遊擊以軍功累加世世職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官至兵部
承政定南將軍固山額眞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勤襄圖
賴生
孝康章皇后康熙十六年推恩外戚追封一等公雍正元
年贈太師國綱其長子也狀魁梧善騎射初任一等侍衛
襲三等精奇尼哈番擢正藍旗漢軍都統襲父爵一等公
授內大臣都統如故吳三桂之謀逆也其子應雄在都下
立紅巾爲號約日起事爲內應事覺
命國綱統禁軍捕之應雄伏誅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
尼叛山西駐防蒙古多叛逃出口者以國綱爲安北將軍

鎮宣府旣至鎮宣布
聖諭整飭邊防人心帖然恃以爲安察哈爾平召還京仍
以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都統時議設漢軍火器營復
命統之因定連環本柵之法以敎練焉二十七年五月與
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等使俄羅斯
議立疆界事軍出瀚海會厄魯特與喀爾喀搆兵道阻乃
召還明年春復出塞抵色冷江秋七月及俄羅斯使臣費
陶多爾等會于互克薩城下遣人往返議久不決國綱語
同事者曰彼倚長江之險且秋艸易枯我軍難留故遲時
日以要我也如示遠人以誠身履其地彼計沮矣卽日屯

諸軍山上從輕騎渡江以要之使臣色動猶以未請命爲
辭國綱從容示之曰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懷及爾國息兵便民俾各安業汝
國亦仰體
聖意乃乞重望大臣能任事者分立疆界爲萬世永安計
今彈丸黑子之地不敢自專必待請而後行是萬里奔命
窮年無已時也使臣見其詞嚴正不可奪卒如命立疆界
振旅而還二十九年厄魯特犯邊
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國綱以內大臣參
贊軍務率火器營爲前鋒厄魯特聞大軍至遣人詭稱議

和濟偵虛實國綱詣中軍曰彼以欺我也兵法無約而請
和者謂之謀賊情叵信必速戰遂定戰期八月己未朔大
軍列陣而前賊于烏蘭布通縛駝結陣以待國綱謂其部
下曰今日正男子報國揚名之秋我與若父子兄弟也我
不敢愛身而先之爾曹其勉旃遂先登摧其駝陣賊逃入
林中國綱麾兵獨進大破其衆國綱中鳥鎗歿于陣是夕
厄魯特不能軍翼日遁去
聖祖聞國綱薨震悼輟朝遣內大臣賜金五千兩暨鞍馬
櫬還之日
敕諸皇子郊迎復

諭曰舅舅社稷重臣爲國捐軀朕甚愍焉將親臨弔奠國
綱子孫族人詣
闕固辭乃止
賜祭四壇謚曰忠勇
御製碑文立于墓道其略曰爾賦性貞純秉心淵塞親居
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虔共宿衞
出則筦領禁軍廼者小醜搆爭近偪邊圉三軍聲討簡佐
元戎屬賊鋒之旣挫將棄壘以潛奔爾猶擐甲直前提戈
獨進銳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虹霓誓掃陸梁永清朔漠
豈期上將遽殞師中夫爾以肺腑之親心膂之寄秩崇望

峻勞久勳高假令偕衆旋軍亦可從容奏愷而乃義存奮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爾寔兼之其見褒美如此長子鄂倫岱襲一等公

詔別賜拜他拉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令其第三子夸岱襲焉雍正元年

敕立家廟加贈國綱太傅鄂倫岱仕至領侍衛內大臣緣事正法以夸岱襲一等公卒子那譚圖襲鄂倫岱子補熙漕運總督介福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初養正之來歸也例入漢軍康熙二十七年國綱上疏言臣家本係滿洲臣高祖達爾哈齊貿易邊境明人誘

入開原比
太祖高皇帝遣使入明臣叔祖佟養性備述家世求使者
代奏郎蒙
太祖諭云朕福金佟佳氏塔本巴顏之女爾佟姓兄弟分散入漢之故朕知之久矣及大兵克撫順將臣族人居佛阿拉之地不加差使臣叔祖得尚宗女
賜號施武里額駙令與佟佳氏之巴都里孟阿圖諸大臣
考訂支派敘爲兄弟臣家族籍旣明請賜改隸滿洲而同時正白旗漢軍內大臣和碩額駙華善亦疏言臣高祖布哈原姓爪爾佳氏明成化間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臣

曾祖阿爾松阿嘉靖間襲父職臣祖石翰移居遼東臨卒
遺命諸子立功以歸本國及
太祖高皇帝兵取廣寧臣父石廷柱開城門歸順
太祖見而喜曰此我國人也
特賜御用鞍馬
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係滿洲故命爲滿洲甲兵額眞後
又命爲統領漢軍額眞累擢至一等伯臣家世實係滿洲
事並下戶部戶部議將國綱華善及族人改歸滿洲仍留
於漢軍旗下佟氏石氏二族文武官俱留見任其編審冊
內改稱滿洲

詔從之其後
敕修三朝國史
聖祖仁皇帝親定滿洲功臣百一十五人國綱父圖賴及
石廷柱並與焉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　史館作

傅清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父李榮保內務府總管追
封一等公傅清初由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除鑾儀衛雲
麾使乾隆元年遷鑾儀使二年除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五
年出爲鎭守天津總兵官未幾仍授副都統
命駐西藏辦事還京復爲天津總兵官十三年遷古北口

提督十四年二月調固原提督十月改授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布敦同駐西藏時西藏郡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潛蓄異志與準噶爾相結而謀害諸喇嘛欲獨據其地傳清密以狀陳奏十五年十月遂與拉布敦定計誘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至通司岡稱奉

上命數其罪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聞之率衆數千突入署內放鎗礮達賴喇嘛遣番僧救護不得入傅清中鎗創甚即自盡事聞

上召王公滿漢大臣諭之曰從前頗羅鼐恭順料理藏中事務一切安帖

皇考加恩由台吉封爲貝勒伊感激我朝恩厚彌益恪誠
朕即位以後封爲郡王後因年力就衰朕詢以孰堪爲嗣
伊奏稱長子軟弱又已出家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人
尚强幹能勝彈壓因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
於其詞意之閒知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
藏大臣留心體察傅清前經駐藏爲伊等所敬服遂令前
往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乃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心益
狂悖將伊長兄車布登圖害誣以叛逆又與達賴喇嘛素
有仇釁旣戕其兄遂欲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
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

禁絕不通悖逆益著傅清拉布敦稔知其姦摺請便宜從
事以絕後患於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
域未可輕舉批令侯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
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乃傅清等未
及接到諭旨即於十月十三日傳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到
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傅清拉布敦旋爲伊屬下卓呢羅卜
藏札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爲憫惻不覺涕零因思
傅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朱爾墨特那
木札爾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
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

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尙
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
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不保
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邪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
三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伊等子孫給與一等
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茲將伊二人爲
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
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
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肎令是
非倒置若此哉十六年四月復

諭內閣曰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朱爾墨特那木札爾逆謀顯著先事翦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俱已加恩贈邺入祀賢良祠昭忠祠不知者或謂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爲酬庸過厚也今據策楞班第等奏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欵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爲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爲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并餽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勾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發則其貽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于國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

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之典

陳忠愍公家傳

公諱福字箕演其先江寗人父尙智明末官楡林副總兵官以拒李自成戰歿葬於寗夏衞因占籍延綏公少倜儻有謀略

國初以武舉從寗夏總兵官劉芳名麾下勦香山賊有功授守備隸鑲藍旗都統李國翰麾下攻階州蒲城諸路皆有功加遊擊銜尋授四川遵義鎭游擊駐兵順慶順治十五年大兵入川公以所部從斬獲甚衆加參將銜康熙二年巨盜劉二虎郝搖旂李來亨等出沒楚蜀閒蹂躪居民

總督李國英請會兵討之公得檄以次年春從西安將軍
傅哈禪出征手斬劉二虎於天池寨攻郝搖旗於黃艸坪
禽之其秋八月又從靖西將軍穆里瑪追擊李來亨於茅
麓山來亨自燒死餘黨殲焉論徧裨功公居第一授三等
輕車都尉世職遷四川成都城守副將會打箭爐酋寇警
總督蔡毓榮奏改夔州協副將討平之十年擢重慶鎮總
兵官事十二年擢陝西甯夏鎮總兵官公入覲請訓即赴
鎮任事家屬尚留重慶明年逆藩吳三桂據滇南叛四川
亦應賊吳逆素知公驍勇遣使好言誘公公斬其使以聞
賊乃劫公家百口爲質遣使誡公曰不從者一門無噍類

矣公慷慨謂僚友曰吾志呑逆賊豈爲妻子計耶立斬之
遣弟壽賫書入奏
天子嘉公忠亮知大義擢陝西提督仍領寧夏鎮事授其
弟奇參將壽以廩膳生特授寶應縣知縣王輔臣者平涼
大帥潛與賊應據城以叛攻陷定邊城十四年春詔公與
總督哈占合兵取之先是寧夏兵被調征蜀去者十六七
其留者多怯懦莫敢前公諭以忠義申令將士有不進者
斬即日上馬啟行三月至靈武分遣部下復惠安韋州安
定三堡親統兵與蒙古索諾木台吉軍合圍花馬池別遣
兵略定遠皆多所斬獲賊朱龍以衆援花馬池我軍邀擊

之賊以奇兵出我後腹背受賊我軍益奮斬僞都司王一龍於陣朱龍不能支遁走花馬池賊勢孤乃下六月進復甎井安邊諸砦七月揚威將軍阿彌達奏言逆賊王輔臣率精銳與秦州逃寇屯聚平涼慶陽依山爲固請遣大將軍貝勒董鄂等會平涼而遣提督陳福速取定邊固原以斷其援

詔從之公自花馬池進圍定邊鑿濠四面以困賊朱龍復自縊德來援公遣將掩擊於沙家淵生得朱龍父子而定邊僞副將倪光德亦爲其黨脅擁乞降即斬光德與龍父子軍前王輔臣既失定邊乃乞撫以緩我師

朝廷察其詐立遣將軍張勇赴秦州會大將軍貝勒董鄂
入平涼而命公出固原夾擊之八月公進兵平遠禽斬僞
官二十有二人捕首虜二千餘級獲輜重器械無算再進
斬僞參將陳啟元遂奪其城是月又以舉王屏藩逆書進
公爵三等男公謝乞上提督印專領寧夏鎮事
詔不允九月進兵固原中衛副將賈從哲游擊張元經臨
陣先退公劾其罪斬以徇於軍議者或言公所部宜并力
赴平涼
詔以問公公奏言若先趨平涼則固原賊必乘閒斷我糧
道非萬全之計莫如先攻固原挫其鋒銳俾賊自顧不暇

然後留兵守固原臣自以精兵會平涼報可公遂督師西進屬歲暮大雨雪公督進益急暮抵惠安堡下令五鼓會食急趨固原城下後者斬是時賊將來降者多在軍中潛誘軍士爲亂夜半鼓譟入營門衞士皆解散公倉卒未持兵刃遂薨於軍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命總督趙良棟按亂首得參將熊虎等四人皆斬以徇追贈公爵謚曰忠愍

賜檀香木爲首以葬加祭二壇

御製詩一軸建祠塋夏賜祀田十頃俾家焉

賜世襲三等子以公弟壽子世怡襲超擢公弟奇爲天津

總兵官十八年冬奇上疏言臣兄福捐命疆埸妻子留蜀
生死未卜乞
詔征蜀諸將蹤跡之後三年四川平弟壽爲鴻臚寺少卿
復奏請入蜀訪兄子得之萬點山中廬舍偪仄壽號泣而
入夫人猶不肎仍告以故乃大哭呼其子世琳出與壽相
抱哭左右輿隷無不灑涕壽還都請以襲爵還世琳
上召見世琳問以母子流離狀世琳言吳逆怨臣父斬其
使殺臣家數十口然終欲招致之故繫臣母子重慶獄重
慶守鄭某知臣父必不附賊陰釋之臣出山後聞鄭闔門
自縊矣臣母子潛伏山谷草衣木食經七八年乃得復見

天日因免冠扣頭泣下嗚咽不成聲
上憫歎久之卽除直隸三屯協副將歷古北口總兵官鑾
儀使卒子益嗣三十六年
上西巡駐蹕盩厔遣大臣索常泰奠公墓雍正八年
詔入祀昭忠祠益由三等侍衛出爲直隸固關參將官至
雲南楚姚蒙景總兵官卒子大用嗣今爲江南提督諭曰
昔新城王文簡公典試入蜀與公交稱公爲儒將越三年
而公以死節聞夫儒者明於大義之謂雅歌投壺輕裘緩
帶儒之末節耳公身經百戰所向無前有英衛之風及滇
逆侏張全蜀失守平涼固原皆爲賊巢公以孤軍介其間

謀國忘家累斬賊使忠義之忱炳如皦日
天子委以心膂倚爲長城費禕未備乎郭循桓侯竟隕乎
張達哲人云亾痛矣悲哉然而
恩賁重泉賞延奕世姓氏入名臣之傳俎豆永昭忠之祠
生榮死哀公實兼之夫衞霍功高一再傳而失矦而公之
後嗣皆能以功名自奮豈非忠孝之門必有餘慶天道固
昭昭可信邪大昕與公曾孫樹齋先生善敬讀公家傳爲
敘次之以志景仰之忱俾百世之下聞者興起焉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號顓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肅

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服闋補右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

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講三
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閎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遷
戶部侍郎充　經筵講官時西安大同開捐例因緣爲姦
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轉吏部
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弟以賄得
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骫法徇勢要也江

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檻者欲得之議官時
人多屬意於武公曰此陞缺非遴缺也班次一案後即爲
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可抵暮武以千金餽
公且訂後效麾而去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予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年
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博一
蔭今以年久黜之敎忠之謂何乃與尙書澤州陳公侍郎
崑山徐公別議以上卒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
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九卿初不然
其說惟孜再疏堅執眾無以難公曰太學之設三代以來

未之或廢奈何以一時流弊舉與賢育才之地而空之乎
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讞不錄漢供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是
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設矣
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承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摭細事
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
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
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
淹斃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薄物細故非欽恤

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
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涖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
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
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
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
公曰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

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尙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䂓
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
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
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旦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垂
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
書仍兼　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　經筵公在講幄久敷
陳得體特有是
命
國朝大學士兼　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通

州增置倉厫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里童騃一旦捐貲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觴名器亦且為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春病稍愈即入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受
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不
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未
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賜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
爲丞相勳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渥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
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
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
譴日

詔出公揖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鑑文臣如范時
崇陳瓚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皆公所薦舉
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風度端
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　由詞臣登宰輔皆出
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
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
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
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
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
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

河南按察僉事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甯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

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
書局在
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
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
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曰雜項
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
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

此讜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槖駝幷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旣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巖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旨加罰十

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院撾鼓求見劉公宣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纖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修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

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勌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

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十餘種予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予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予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謂閎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

召試得官者歙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矣哉